

# 家的故事永远让人动情

## ——电影《翠湖》今上海影城千人厅首映

◆ 华心怡

我们是走过的路，风雨兼程。我们是吃过的食物，人情与烟火炖炒的滋味。我们也是争执时每一个刻薄的吐字，彷徨时孤子凄苦的心雨，深爱时有了重量的光——而归根到底，我们，是因为来到生命原点时天然相生的血脉相连，从此有了自我书写的根源，有了桀骜向前的底气，有了归去来兮的心安。

家，就在那里，一直都在，从簇簇新中初生到沟壑中垂老。也因此，家的故事永远让人动情。

导演卜灼将携电影《翠湖》又一次来到上海影城。他带来他的“家”。《翠湖》首映礼今日在上海影城千人厅举行，电影主创齐聚。2024年，还在制作中的项目《翠湖》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2025年，《翠湖》在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并最终获得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这是卜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载誉上影节后，这部凭小制作经费、小名气演员、小体量资源浇灌出的“小而美”电影在大银幕上的传播有了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雀跃轨迹：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奖项；香港亚洲电影节亚洲新人导演奖，时隔14年中国内地导演第一人。《翠湖》还走上北京大学

百年讲坛，敬一丹、戴锦华与卜灼三方共话。

《翠湖》的底色是安静的。安静的故事，安静的画面，安静的节奏，安静的叙述。在吵吵嚷嚷、纷纷杂杂的外部现实空间里，在现代入争先恐后的步履之下，《翠湖》似乎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它的这份违和是如何似一眼清流汨汨汇入人们心间，变得如此融洽熨帖呢？

《翠湖》很真。老人谢树文丧妻后想要开始新一段感情。女儿们不是不孝顺，故去的老伴不是已被抛在脑后，只是在斑驳光影洒落翠湖的满目金色里，他的背被时光压弯了角度，他的心因为小辈成长后的撤离，留白越来越大。他想要找一个新的伴侣，更似熟悉的老朋友，说说过去的日子，话话黄昏里已不多的盼望。但自然，对大多数正被生活磨搓、消耗着的中年人来说，父亲与母亲之外的另一名女性携手，就是一种背叛。饭桌上那一番“你来我往”，便是一家人“我知道你寂寞，平时碰个头就算了，来真的可不行”的盖棺论定。小时候是孩子要听话，临老，倒是长辈更“怯弱”了。女儿们提高的声量，比起平日更扭结的五官表情，老父亲未能完全表达的心意和克制的情绪，其实也是我们身边许多家庭的画像。

《翠湖》很暖。一家人感情再好，人的本性中始终不能完全摘除竞争与攀比，哪怕是亲姐妹。总有一家比另一家过得更好。过得好的提携了一下过得不如意的，那么多多少少，一方就成了上位者。而下位者的感激中难免会掺杂着一丝嫉妒，一点不甘，一句“凭什么”。谢家姐妹也是如此。但以爱为基底，便能消弥那些时不时生出的芥蒂。所谓血亲至爱，便是到了关键时刻，能够放下私念，不假思索地站出来保护彼此。对麻将桌上被糊弄的老父亲如此，对遇到困难姐妹也是如此。

《翠湖》还有点“皮”。胖胖与表哥，晓倩与父母，相处中的摩擦，代沟里的冲突，台词日常，却穿插“包袱”，辅以昆明方言的原生态表达，让观众不由得欣泣交加，笑着笑着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卜灼一度很为台湾电影着迷，那些“饮食”、那些“物语”深深打动过他。在《翠湖》中，我们也看到许多李安、侯孝贤、杨德昌曾致力表达的散文式叙事，戏剧冲突弱化，自然光影强调。隐忍的外公成为家庭的纽带，交锋时调停，和平时增进，缓缓串起一大家人的细碎与隐痛。

当人们看完《翠湖》后想去昆明的翠湖走走，当人们看完《翠湖》后想到身边的亲人，那么对于导演“自传体”的家庭纪实来说，便可以算是铿锵的和声了。卜灼说他从未试图去解决那些隐藏的矛盾，因为静水深处总有湍流。是，生活深处也总有顿挫。就让这一汪湖水，冲刷你一路风尘仆仆，去看一看石头有了呼吸、空气染上色彩的《翠湖》，由此生出新的气力，再向前。

# 难以解郁《人之初》

◆ 南妮

电视剧在现在与过去两个年代之中来回切换，似成眼下风尚。如此操作，导演追求的是大片风格，情节的走向、人物的命运，因此营造出叙事空间与艺术张力。当剧本本身只有短视频那样的容量，连一维故事叙述都不如老百姓坊间传闻精彩，却还要玩一玩“闪回”与“切换”，这就令人感叹：“雄心”徒成笑话，路没走好却想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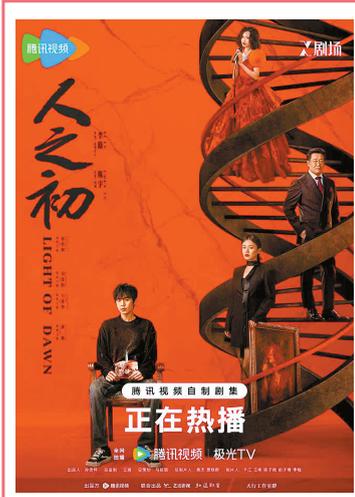
只有18集，一起撞车事件撞出陈年白骨，牵起鹏来集团尘埋的历史凶案，故事在“2018年”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穿梭，结构有巧思。每集取两字标题，显示剧集注重人物心理的精致。王景春扮演的鹏来首领吴国豪，一张假惺惺、油腻腻的脸，缓慢地占据着宝贵的画面；张若昀扮演的高风，与养父母的不和、寻亲生父母的执着，不断回旋反复；剧中最大的雷：鹏来集团史上用来搞权色交易、贩卖毒品的国际俱乐部舞娘们，颓靡歌舞有着不祥昭示……这是一部忧郁症电视剧，观众的情绪如同剧中人物的情绪，迷团萦绕、抑郁积重。网上评论《人之初》追求电影的效果。2小时的忧郁症是能忍受的，坚持18集的忧郁，是了不起的。

张若昀，是穿越忧郁症的那唯一的光。张若昀擅长用眼神演戏，他演出了一个寻找自己身世的年轻人的认真、坚定、无畏与勇敢。高风，头发乱糟糟的，衣装朴素，但是，一双眼睛始终明亮。他有些我行我素，有年轻人天生的傲气，即使养父母对他不错，他也吝啬表达。他的轴，很像我们以为的他的亲生父亲杨文远，写诗的记者杨文远，会举一张写着“醒来”的大纸板，告诫国际俱乐部舞女不要被黑社会利用，哪怕自己遭受黑社会的毒打。高风的硬，也很像他的亲生母亲曲梦，曲梦以葬生灰石，反抗黑暗的鹏来。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出生的，那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这是高风朴素的愿望。脑中一直有生母的歌声徘徊，有尖顶小屋的闪现，高风的追寻是宿命之旅而非凌空蹈虚。张若昀自然逼真、存在感极强地演出了整个黑暗事件的可能性，他是悬念起底的有力氛围。高风一出场，是不讨巧的、从日常性中演出传奇性，确定剧本调性的角色。他要历史翻篇确定得足够成立，要用纯真猛烈刺破吴国豪的老奸巨猾。高风的真实干净与吴总的混浊肮脏正是对角线的两头。

“现在的生活不是过得去吗？何必自找苦吃？”“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马思纯饰演的吴国豪之女吴飞飞，一度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原则，这是大多数人采取的对现实的态度。被宿命而推的高风也许是悖时的，这种不以趋利为目标的人生追求，这种不苟且、不退让、不偷生，本来可以让“寻亲”作为某种象征，使得张若昀成功建立年轻人的审美影像。这一点的希望，在剧终却拐了弯。

广场上谁被砌在建筑物里、鹏来集团的终极罪恶是《人之初》深埋的悬念，高风与吴飞飞的出身秘密也似乎要终盘逆袭。“很高兴认识你，吴飞飞。”——高风对他的双胞胎妹妹说。张若昀眼睛里的沧桑，说话间的深情，是令人感动的。但是，多少人能够接受他们只是那个罪大恶极的吴国豪侵犯曲梦的生殖产物呢？这种为奇而奇的设置，是为了给吴国豪恶上加恶，渲染人性的黑暗没有尽头，还是为了增添高风的“大义灭亲”？“造孽有报应”是一个无趣的闭环，人渣吴国豪怎么死不重要，好小伙高风今后怎么生很重要。宁愿杨文远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也许在剧终观众还能够“解郁”。



# 极致的浪漫和乡愁

## ——听上交亚太巡演预演有感

◆ 李长缨

我听音乐会，一般是依据曲目和表演阵容，如两者俱佳，那就列入必听单了。近日，上海交响乐团在上交音乐厅上演亚太巡演的预演，光看这份曲目单就足够吸引人，陈其钢的钢琴协奏曲《二黄》、柴可夫斯基为大提琴而作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以及拉赫玛尼诺夫《e小调第二交响曲》，一位华人作曲家，两位俄罗斯作曲家，他们将本民族的音乐语汇转化成更具传播和影响力的世界性的音乐语汇，且都极具个人标签，但音乐中的那份浪漫和乡愁则是他们共有的。

从表演阵容来看，大提琴家王健、钢琴家王雅伦与余隆执棒的上交，两位60后、一位00后与充满活力的老牌上交这样有着多年合作默契的组合，演绎不同体裁的三部作品，我自然将这场演出期待值拉满。

听《二黄》的感觉像在看一部运镜极其考究的充满意识流的京味儿电影，陈其钢特有的和声、细腻的笔法，重构了五声性三音组与二黄腔，音乐内敛克制、诗意怀旧。

同样是采用京剧元素为钢琴而作，与他之前那首激越而充满爆发力的《京剧瞬间》不同的是，《二黄》讲究的是意蕴和留白，就像国画，没有繁复的钢琴织体，但笔法细致，笔笔到位。青年钢琴家王雅伦以钢琴独奏的

二黄腔核心音调开启，柱式和弦上的旋律，音色空灵，主题呈现两遍，重复的时候音量减弱，这样就构成了更为悠远、绵长的线条，王雅伦对音色敏锐的感受，让随之重复的音调、变化的和声有一份淡淡的回忆和倾诉。我们仿佛跟随着作曲家回到了儿时的北京胡同，听着皮黄，一切如烟似梦……

陈其钢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戏曲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于2009年创作了这首以克制表达承载乡愁与怀旧的作品。

《二黄》的旋律看似简单，但它五声性、音调迂回环绕的特点以及那份惆怅，对钢琴演奏者来说并不容易，从开篇、中间散板、高潮至结尾（起承转合），这个音调像一粒种子那样循序渐进地发展和变化。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二部分散板，其中一个片段，在持续的弦乐长音上，主题音调在钢琴、键盘钟琴、颤音琴这三件音色非常接近的乐器上无缝衔接，所衍生出的色彩迷离的意境妙不可言。

《二黄》进入到尾声，音乐回到钢琴独奏，王雅伦以柔和克制的触键，钢琴淡淡的稀疏音符与弦乐绵长线条弱音收束，极致的乡愁与怅惘在这一刻令人动容。浪漫和乡愁到了柴可夫斯基和拉

赫玛尼诺夫手中，化为了覆盖积雪绵延起伏的乌拉尔山脉的长长旋律线，大提琴家王健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诠释老柴音乐实在是契合，极富倾诉感和重量的弓弦道尽了老柴音乐的欲说还休、那份乡愁。《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有非常炫技的一面，更有深刻的独白。王健从来不求“好听”的声音，有时音色甚至是粗砺的，他要是音乐的密度、浓度和符合作品的精神气质，他将音乐中的美变为凄美，将音乐中的悲伤转化为悲悯，从而真正抵达作曲家的内心。

没有人会拒绝拉赫玛尼诺夫《e小调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柔板。你会感觉拉氏有说不完的话，一个句子永远没完，音乐一浪接一浪，那么长的线条，它不是直线上升，而是蜿蜒地往上攀爬。在上交音乐总监、指挥家余隆情感丰沛、大开大合的执棒下，上交的弦乐依旧散发着老牌乐团的传统，音乐像一条小溪不断积聚能量，慢慢释放，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值得一提的是乐团单簧管 solo，将俄罗斯的凄美惆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场听完，你能感受到三位作曲家的精神相通之处，他们用国际通用的音乐语言将浪漫与乡愁极致展现，这也是人性深处的共鸣。